

淺談反共作家的 寫作特點及背景

邱珠璋

一、陳若曦

民國六十五年初，「陳若曦作品寫輯」在「中國時報」上刊出後，陳若曦的作品成了一陣「狂流」，其影響力之大，幾乎勝過當時三家電視台聯播的「寒流」。

電視影集「寒流」為揭穿共匪暴行之影片，它在三家電視台聯播後，廣受歡迎，成為輿論中心，報章雜誌不斷的刊載評介專文、短評。國防部耗資三千萬，拍攝時間長達六年的傑作，獲得了空前的成功，被譽為最成功的反共影片。但是，緊跟著來的一股「狂流」，似乎很快的搶過了「寒流」的鋒頭，抵消了張永祥、夏祖輝等七位編導的心血，以及許多工作人員和大陸來台義士的辛勞。

到底陳若曦是如何一個人，她寫作有何特點，值得獲得如許的稱讚呢？

陳若曦，本名陳秀美，台北市人，一九六一年台大外文系畢業，次年往美國麻省聖橡山女子學院進修，一九六三年又轉學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，後來因她的丈夫段世堯，興趣轉向「回歸」，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時，回歸大陸。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，陳若曦終於離開大陸，當時她在給夏志清教授的一封信中寫道：「我們離開中國的原因，相信你早就能理解，這幾年的經驗真是欲說還休，這薄薄的信紙，也負擔不了我沉重複雜的心情。」結果，抵港後，她陸續的把這份心情用小說的方式表達出來。就這樣，她寫了篇「尹縣長」投「明報月刊」，載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號，立刻大轟動。同年，他們全家到加拿大溫哥華定居，她在溫哥華寫了「查戶口」等而飲譽文壇。台灣某報的副刊主編還譽她為「中國的索忍尼辛」，大報為了銷路甚至將陳若曦捧成了「唯一的反共作家」，由此可見當時她的作品影響人心之大。

陳若曦在台大時，就已在「文學雜誌」「現代文學」上發表作品，從那個時候起，她對寫小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。從「尹縣長」裏頭幾篇小說中的人物描寫，如尹老頭、

尹縣長、小張、小金、晶晶等，就可知陳若曦筆法之細膩。

陳若曦在小說結構上的處理亦是很突出的，如「晶晶的生日」一篇中，以四個階段成分不同的家庭為背景，同樣的故事，同樣的人物，皆是以小孩子說「毛澤東壞蛋」為主線，以文老師為觀點人物，應用第一人稱追溯手法，這種安排方式，富於變化而又不離主題。

目前在台灣，只有兩部陳若曦的小說，「尹縣長」和「陳若曦自選集」。「尹縣長」裏的六篇小說寫的是中共政權一手造成的「新社會」，主要寫的是知識份子和有功「黨」國的軍人、積極分子。而「陳若曦自選集」中就包含有陳若曦早期在「現代文學」、「現代知識」、「文學雜誌」等發表的作品，所以若要研究陳若曦所寫的反共文學，則應以「尹縣長」中的六篇小說為主。

「晶晶的生日」中寫著，「除了每年歲末，同事們奔走相告，要我去購物證到糧店買一斤「富強粉」麵條——「毛主席」的壽麵——外，對於我，生日已成了歷史名詞了」。「任秀蘭」一篇中，陳若曦亦提到小孩談自殺面不改色的寒心事。「值夜」中亦說，「我為什麼讀書？他忽然問自己。如果全國只剩下毛澤東一個人讀書、藏書，中國文化還有多少前途？「文化革命」把文化革到那裏去了？」從以上自三篇小說中摘舉的例子，亦可看出陳若曦的樸實、冷靜且又感人的寫作方法。

她用最簡單的字句，將大陸上人民的怨恨，不滿及矛盾

毫不牽強誇張的告訴讀者。她雖沒有像索忍尼辛一樣的到處演講反共，但是她的文章却顯示出她是極端反共的。她的文章中沒有呼口號的八股，但却在字裏行間突出了共產制度的令人無法忍受，若以反共文學的觀點來看，她是成功的。

近代的青年人往往不能真正了解反共的目的，他們常認為政府的宣傳過於誇張，因此不屑於閱讀由政府機關出版的反共書籍，終於，陳若曦的書出現了，青年人開始樂意的去了解共產社會，因而加深了反共仇共的意識。也就因此，陳若曦被譽為是勝過「寒流」的一陣「狂流」。

因此，我認為在此文中，以陳若曦為反共作家代表，將她的作品視為反共文學的代表性作品來討論是最恰當不過的。

二、張愛玲

這位在三十年前，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，享譽上海和香港的「才女」，被稱為是作家中的作家。夏志清先生在「中國近代小說史」中，推崇她為「今日中國最優秀、最重要的作家」。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。於黎華女士更爽直的說：「現在寫小說的，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。」但是，譽滿天下，謗亦隨之，她幾篇寫感情的小說，引來許多批評和非議。但在此文中，我們不對她的那些令人深思、迴想、詭異、不讚同的小說進行討論，我們只談談張愛

玲這個人和她的「秧歌」。

張愛玲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她的童年。在她四歲的時候，她母親就因家庭不和而遠走法國留學，因此她從小就和父親一塊生活，接受舊朝習的薰陶。小時候，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，她都看。六歲的時候，她已經一遍遍翻閱「水滸傳」，且起了寫章回小說的野心。

在十四歲的時候，她寫了部「摩登紅樓夢」，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。十三歲的時候，她開始接觸西洋文學，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。

「秧歌」，是先用英文寫的，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。

張愛玲於一九五二年逃出大陸，逃出大陸後她寫成了「秧歌」，她把她在大陸上所見到的貧窮情形，細膩的描寫出來。寫小說，她認為最重要的，是要對所寫的事有了真感情，然後才下筆寫。因此她在寫「秧歌」前曾在鄉下住了三個月多，那時候正是冬天，結果，「秧歌」的故事，在冬天就結束了。

胡適先生說：「秧歌」從頭到尾，寫的是「飢餓」，書名大可題「餓」字。他又稱讚張愛玲寫的細緻、忠厚，可以說是寫到了「平淡而近自然」的境界。

不錯，「秧歌」寫的是飢餓貧窮，從她描寫兩根棒棒糖

中國大陸的鄉村造成多大的壓力。又如「這肚子簡直是無底洞，辛辛苦苦一年做到頭，永遠也填不滿它。」、「那幾隻杏仁酥彷彿具有一種活力，有它們在房間裏，空氣都有些異樣。」、「反正只要是與食物有關的事，他們已經無法用自然的態度來應付它了，食物簡直變成了一樣穢褻的東西，引起他們最低卑、最野蠻的本能。」張愛玲用了很多如此般的句子來形容飢餓，強調飢餓，使讀者看了以後禁不住懷疑共產黨社會是否都是貧窮的。

張愛玲細膩的筆法在「秧歌」中也表露出來了。如「說話時總是高聲叫喊著，彷彿中間隔著大片的田野。」「她這一轉背，小販臉上的笑容頓時移轉地盤，若老太婆的臉上出現，他板著臉挑著擔子走了，她却是笑吟吟的。」「把一盒髒水往矮牆外面一倒，不知道為什麼，這舉動有點使人吃驚，像是把一盆污水潑出天涯海角。」如此般的細膩描寫多的不勝枚舉，有時真懷疑張愛玲是否具有異於常人之神奇之力，尤其她又長的如此削瘦，滿臉精靈之氣中似乎又含有一股神秘。有時夜深後，我讀她的小說時，我甚至不敢翻到書中前頁她的獨照處。我覺得，在當時，伴著我的只有一盞孤燈，和一個冷漠神奇的女人，想著想著，總會覺得有一股寒氣。所以，我一向說，張愛玲的人給我的感覺，就如同她的小說給予我的感覺般的強烈。

「秧歌」應屬於意識流的寫法，它使得讀者的思想，也

隨著作者的筆到處流轉。張愛玲說此書的人物雖是虛構的，但所說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據的。所以，我們可以說，此書是張愛玲實際經驗的記載，記載共產社會的衰敗一面，說出在共產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的矛盾，如文中月香及金根時而服從時而反動的心情即是矛盾的表現。

張愛玲那麼多本著作中，此書的內容可謂異點，不是描寫十里洋場，風花雪月生活中所發生的愛情故事，而是據實的說出共產社會的貧窮問題。而此書亦沒有「標語口號」、「反共八股」，它只描寫人類在飢餓中的心情，有些人因飢餓而反動，有些人仍是沈默，有些人則不是因飢餓而反動，而是因對整個社會制度的不滿而起身反動。這本書說出共產制度的失敗，就連忠心職守的基層幹部（如王同志）也會說：「我們失敗了。」

所以，在反共文學中，「秧歌」亦可算是較能為人接受，較成功的一部反共作品。

心心餐廳

你的心心

我的心心

大家的心心餐廳

最可口的菜，最便宜的價錢

最親切的服務

台中市育德路